

中国山水画通鉴

溪山卧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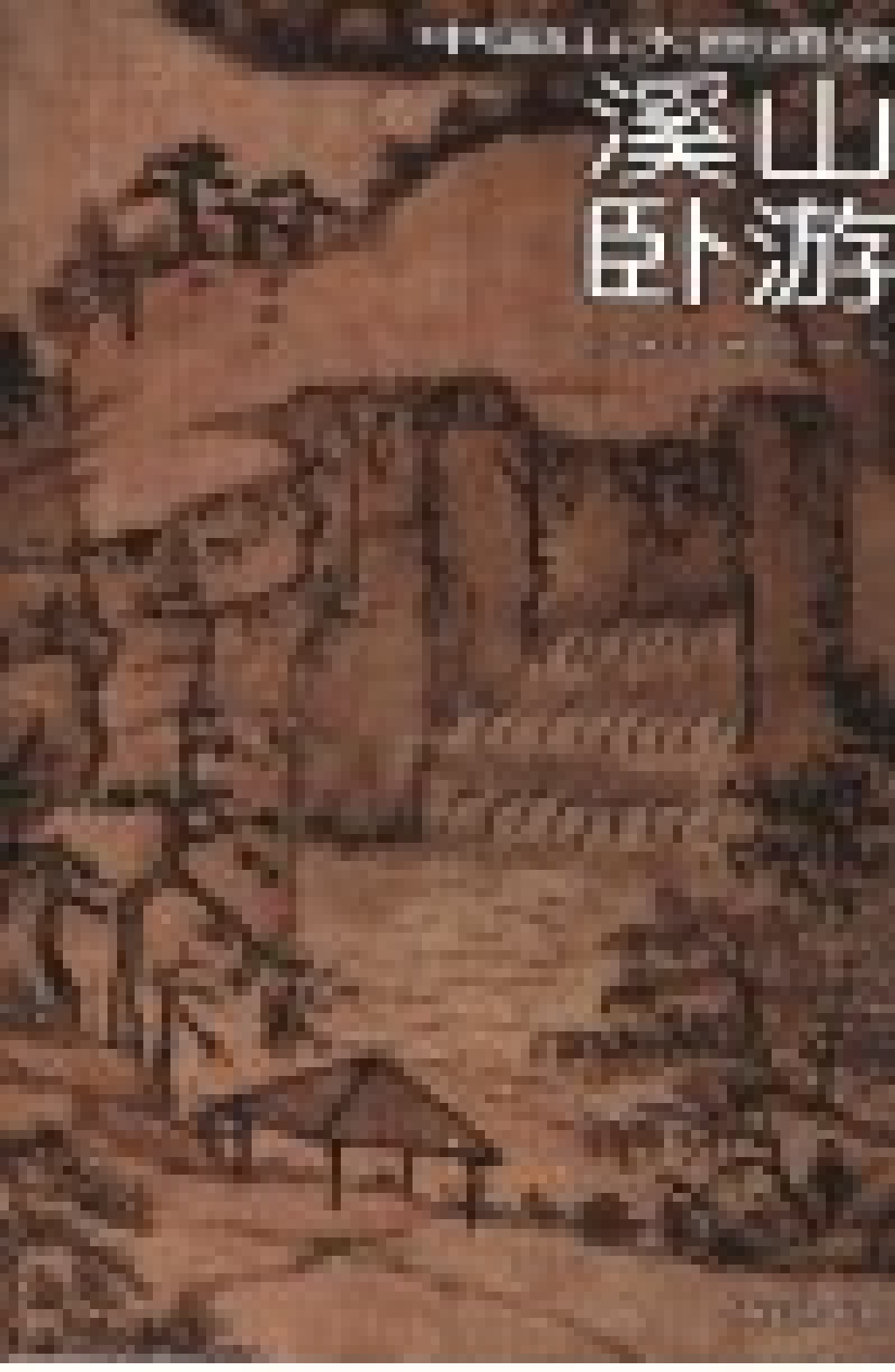
上海书画出版社



程正揆 髡残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溪山卧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溪山卧游 / 漆澜撰文.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1

(中国山水画通鉴)

ISBN 7-80725-272-3

I. 溪… II. 漆… III. 山水画—艺术评论—中国—清前期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33 号

责任编辑: 王 彬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郭晓霞

版式设计: 杨关麟

封面设计: 王 峥

中国山水画通鉴·溪山卧游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上海文高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丽佳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65 × 635 1/16

印张: 7 印数: 1-3,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25-272-3/J.256

定价: 30.00 元

主 编 卢辅圣
副主 编 汤哲明
编委 王 彬
黄 剑
彭 莱
漆 澜
邵 琦

本书撰文 漆 澜

- 1 范山模水
- 2 三家鼎峙
- 3 一片江南
- 4 林泉高致
- 5 超以象外
- 6 千里江山
- 7 水墨苍劲
- 8 山外青山
- 9 托古改制
- 10 窠石平远
- 11 界画楼阁
- 12 湿墨繁笔
- 13 胸中逸气
- 14 幽涧潺湲
- 15 刚逸纵肆
- 16 吴门风规
- 17 院体别绪
- 18 城市山林
- 19 南顿北渐
- 20 云间秀色
- 21 苍翠无尽
- 22 貌写家山
- 23 溪山卧游
- 24 六法之外
- 25 搜尽奇峰
- 26 入纆大统
- 27 钟山烟云
- 28 皇舆揽胜
- 29 维扬异趣
- 30 奇园胜境
- 31 海上墨林
- 32 绍往开来
- 33 大朴不雕
- 34 江山多骄

中国山水画通鉴

溪山 卧游

文 漆澜

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千余年来，它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大门类及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丰富的表现形态，参与了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20世纪以还，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山水画的文化渗透力尽管有所削弱，但为其提供并不断滋养着后来人的价值和形式渊薮，仍然以其既作用于现实艺术情境，又作用于主体认知结构的双重效应，深深楔入当今时代。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衍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全书以山水画发展的时序为经，以价值形态的消长变化为纬，厘定成三十四分册，每册皆独立成章而又互为生发呼应。本书《溪山卧游》为第二十三册，主要阐述“二溪”的山水画风貌。

- 
- 一 金陵二溪
 - 二 冰肌玉骨程侍郎
 - 三 1660年：髡残黄山之行
 - 四 从“典故”到写生
 - 五 入室山樵老黄鹤
 - 六 三百年来证因果

金陵二溪

画史上将髡残（石溪，1612—1673）和程正揆（青溪，1604—1676）并称“二溪”。龚贤在给周亮工题程正揆山水册页中这样评价道：“金陵画家能品最夥，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残道人也，青溪程侍郎也，皆寓公。残道人画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程侍郎画冰肌玉骨，如董华亭书法。百年来论书法则王董二公应不让，若论画艺，则今日两溪又奚肯多让乎哉。”这是我们能见到的关于“二溪”并提的最早文献之一。三百年来，“二溪”被论者根据不同的文化情景不断地剪辑整合，伴随“二石”、“三高僧”、“四画僧”等文化命题的移步换景，“二溪”的历史能见度渐至于模糊了。非常之人有非常之论，非常之论赖非常之人，龚贤的“二溪”提法成为我们认识“二溪”和清初金陵画坛历史原貌的重要线索。

石溪的绘画几乎全为友人间倡酬赠答之作，况创作时间较短，故作品传世不多。据吕晓博士最新统计，石溪目前存世且有明确收藏机构的作品约一百二十六幅（包括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其中约七十幅分别珍

藏于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几家大型博物馆，约二十幅珍藏于中国台湾和香港；约三十余幅在清末及民国期间散佚海外，现分藏于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典、英国等文博机构及私人处。石溪的山水祖述于王蒙，得山川神助，骨格挺拔，气力盘郁，景象苍茫，对近代山水画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文有《浮槎集》、《大歇堂集》等，惜散佚。程正揆的代表作是五百余卷《江山卧游图》。周亮工在《读画录》中说程正揆“尝欲作《卧游图》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见其三百矣”。但由于散佚严重，这些号称“五百卷”的作品从未有过较为整体的呈现，只是零星地出现在文献及著录中。况且这些作品在时间和编号的顺序上也存在一些舛讹。目前可见编号最大的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于甲寅年（1674，程氏七十一岁）的《江山卧游图》，程氏自题编号为“四百三十五”。而同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作于甲寅年的《江山卧游图》却题为“第三十二”。两相对照，其序号在时间上显然有讹误，这有待同道学者深入研究。程氏善于创作手卷，对手卷的画面经营可谓驾轻就熟。画面构成简洁洗练，物象形态及空间感饶富叙事意味。除了这些署具编号的《江山卧游图》卷而外，程氏的其他作品大都规模于吴派，气质趋于温驯中和。程正揆身后有诗文题跋《青溪遗稿》二十八卷（其子程大皋编辑）刻版行世。

“二溪”处明、清易代之际，两人都有坎坷的经历。石溪出家前俗姓刘，出家后名髡残，字介邱，号石溪，又号白秃、石道人等。老家在武陵（今湖南常德鼎城区）。其《僧归图》题诗有“得傍梁山住”句，可知其家在梁山脚下、柳叶湖畔。石溪少年读经，事举子业。三十余岁时明朝灭亡，他参加了南明何腾蛟的反清队伍，失败后避难常德桃花源。关于他的这段经历，程正揆在其所撰《石溪小传》中有生动的记载：“甲申间避兵

桃源深处，历数山川奇辟，树木古怪与夫异禽珍兽，魑声鬼影，不可名状；寝处流离，或在溪涧枕石漱水，或在峦巘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饮，或以溺暖足，或借草豕栏，或避雨虎穴，受诸苦恼凡三月。”顺治十一年（1654），石溪已四十三岁，到南京驻锡于城南大报恩寺修藏社，校刻大藏经。在此受到觉浪道盛的器重，当修藏社社主松影去湖南后，石溪代领其事。石溪还和顾炎武、钱澄之、张瑶星、钱谦益等名人接触，在文艺界还和周亮工、程正揆等人交往。此期，他先后住在城南大报恩寺、栖霞寺及天龙古院，而在牛首祖堂山幽栖寺



髡残 层岩叠壑图轴

时间最长，共十余年直至圆寂。

关于石溪的生平，有几个尚存争议的疑点：一是他出家的确切年月。程正揆和钱澄之都是与石溪交往密切的好友，但在他们各自为石溪作的传中，对于石溪究竟何年出家却颇有出入。程正揆在《石溪小传》中说石溪“廿岁削发为僧，参学诸方，皆器重之”。而钱澄之则认为石溪是在二十七岁时削发为僧的，据其《髡残石溪小传》记载：“崇祯戊寅，时年二七矣。自念居家，难以脱离，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剃其头，血流被面，长跪父床前，谢不孝罪。父知其志坚，且并已剃，遂听从之。”

在石溪是否正式皈依觉浪禅师为其门徒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一说石溪于顺治十五年(1658)到皋亭谒见觉浪禅师，正式皈依其门下，易名大杲。觉浪属于曹洞宗的寿昌系，晚年主持南京大报恩寺、天界寺和栖霞寺。1659年，觉浪圆寂于天界寺，觉浪遗命将其法偈及竹如意授予石溪。这就是把整个宗系托付给他，以嗣曹洞宗上法座。石溪始终没有接受，将法嗣归还青原。是年，石溪辞去祖堂幽栖寺住持之职，并先后到吴越和黄山行脚，寻师访友。后回南京幽栖寺，过静心禅修的生活。石溪没有接受法嗣的原因是清初佛教界内出现了以遗民为代表的集团势力与得到清朝统治阶级支持的僧侣、新贵之间的斗争。顺治年间，清政府利用佛门的名利之徒打击和排斥佛门内与新朝不谐的正派人士，宗教界内部也矛盾重重，石溪甚为反感，因此舍弃曹洞宗上法座的继承权。另一说则认为“石溪并不是觉浪的门徒，现在南京栖霞寺后觉浪墓碑上就没有刻他的名字……觉浪虽想传衣钵给石溪，而收为门徒，然石溪个性倔强，不愿受”^①。

程正揆初名葵，字端伯，号鞠陵，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籍安徽歙县人，侨居孝感。程正揆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平。明天启四年(1624)他二



髡残 溪桥策杖图轴

十一岁时中举人，七年后，即崇祯四年又考中进士，同年六月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不久有人推荐他做谏官，为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倪元璐劝阻，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因得罪辅臣而调外任。他离开北京去安徽凤阳探望父亲时，为高迎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俘获，后设计逃脱。此后，他便把家迁至南京，住秦淮河青溪之上，因自号“青溪道人”或“青溪居士”。

其《自述》云：“程子住青溪之上，构屋三间，虚中坐客，旁置几案，列残书数种，随手过目，以半间供西方圣人。侧有曲巷，设榻为寝睡地，前后广数亩，种梧、竹、松、梅之属，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又植黄葵红叶数百茎以状秋色。客至不行迎送礼，随便小酌，或煮茶，终日谈笑，不及世事，优游卒岁云尔。”（《懋伍禅师字卷书后》）崇祯十五年（1642），他又被朝廷取用为行人司正，后升尚宝司卿。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崇祯自杀后，他在南京的弘光朝廷官至右庶子翰林院侍读，又加司空学士经筵日讲官。南明亡后，程正揆投顺了清朝，之后，始为光禄寺丞，后曾官至工部右侍郎。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旧官吏一方面施以“新朝雨露”笼络之，一方面又猜疑、提防之，再加上民族的隔阂，程正揆作为明末遗民在新王朝里继续做官，日子并不好过。清顺治十三年（1656），时年五十四岁的程正揆受御史张自德的弹劾，下部院察议。翌年被革职，结束了如“醉梦”一场的宦宦生涯回到南京。回家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诗文书画创作，直至老死。在17世纪中期改朝换代的变局中，“二溪”所作的选择是不同的，石溪“逃于禅”，出家做了和尚，而青溪却在新王朝里继续为官，尽管勉为其难，但毕竟未能做到“从一而终”——这一点常为后世所诟病，他自己晚年也时常为此而深自追悔。

从前人留下的记述看，“二溪”的为人处世和个性心志与其各自的人

世遭逢有一定的关联。石溪年轻时聪敏好学，对佛教感兴趣，喜欢阅读佛书。“幼失恃，便思出家，遂自剪其发，投龙山三家庵，历诸方参访。”^②出家为僧之后，也并未降心随俗，依然“如狮子独行，不求伴侣”，纵观石溪一生行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物。^③程正揆说他“性鲠直如五石弓，寡交识，辄终日不语”，石溪一生都在经受精神痛苦和肉体病痛的双重折磨。邓显鹤说他：“身颀面皙，头面如雪，冬夏一秃顶，身臂少寒湿，时作痛厌苦之。”^④他本人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老来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许如残灯燃，未可计其生灭，既往已成灰矣。”尽管如此，他却不肯苟活，在自题《溪山无尽图》的跋语中说：“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懒惰。若当得个懒字，便是懒汉，终无用处。如出家人若懒，则佛相不得庄严而千家不能一钵也。神三教同是。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画数幅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教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惰而不觉，何异于草木？”又曾自谓平生有“三惭愧”：“尝惭愧这只脚，不曾阅历天下多山；又尝惭此两眼钝置，不能读万卷书；又惭两耳未尝记受智者教诲。”我们不难从他的这些话语中领会到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意态。

程正揆行事不像石溪那样孤傲激烈，但也不是一味庸俗圆滑。当年阻止他去当谏官的倪元璐就说他“少年骨鲠”，不宜置之言路。可见其性格的深处也有与石溪相契合的地方，否则两人也不会结为知心朋友。程正揆出生世代官宦之家，一生中的大多数岁月又为新旧两个王朝的官场所纠缠，“如蚕之处茧”，欲图解脱又谈何容易。所谓“投鼠忌器”，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石溪而言，他有更多的牵掣和不得已。所以，石溪可以我



髡残 山水图册（之一）